

文艺丛书

小两口算账

陶 鈍 等 著

曲艺选集



通俗读物出版社

目 录

太慌張 (書帽)	王國權 改編 (1)
大方人 (書帽)	章 明 (5)
大搬家 (書帽)	王允平 (8)
三人合伙 (新繞口令)	王尊三 (13)
王家坡 (小調)	趙樹理 (15)
小兩口算賬 (鼓詞)	陶 鈍 (23)
兩個鴨梨 (鼓詞)	文浦、貴食 (31)
王大娘下鄉 (二人轉)	賀宗光 (38)
砍白菜 (相聲)	侯寶林、王 決 (44)
一貫道 (相聲)	侯寶林、孫玉奎 (55)
羅“參謀” (山東快書)	張 覺 原作 高元鈞、劉洪濱、劉學智修改 (65)
一車高粱米 (山東快書)	王桂山、劉學智 (69)

太 慌 張

(書 帽)

王國權 改編

說了个大嫂她姓王，
婆家住在小东庄，
公婆妯娌全沒有，
自己当家作主張，
人品相貌都很好，
里外活計也挺强，
就是有个小毛病，
作事莽撞太慌張。
要問慌張的什么样？
管保你听了笑的慌。
八月中秋节气变，
白天热来晚上凉，
西庄捎来一个信儿，
叫她回家看看娘。
原說是有空你就去，
沒空就罢不用忙。
这位大嫂听了一半，
心里一核計发了慌：
娘家出了什么事？

黑天送信为哪桩？
一定是俺娘得急病，
我得赶快上西庄。
忙的她没空把灯点，
也没顾得换衣裳，
抱起孩子就往外跑，
一下子撞在了门框上！

（哟，喝！）

心急顾不得疼不疼，
迈开大步走慌忙。
走大道她嫌路太远，
抄个小道还快当，
她三步并作两步走，
两步合成一步量。
黑天走路看不准，
冬瓜地里往前趟，
行走太快没注意，
瓜蔓绕在了脚脖上，
忽听得噗通一声响，

（哎哟哟！）

王大嫂摔出八尺长。
怀抱的孩子扔出去，
不知扔到哪一方！
东边摸来西边找，
摸着个孩子冰冰凉：

小小的孩子觉真大，
摔的这样没声张！
立秋的晚上真够呛，
真要把孩子给冻僵。
揣起孩子就往西庄跑，
刚进大门就喊娘：
“娘啊，娘啊，怎么样？
我给你去请大夫开药方。”
她娘一听发了楞：“唉，
傻子头还这么慌里慌张！
只因为老娘把你惹，
求个人送信到东庄，
你要有空你就来，
谁说我有病躺在床？”
王大嫂脸红嘿嘿笑，
顺手抱孩子把奶尝，
奶头往孩子嘴里放，
是怎么觉着疼的慌？
“呀，这个孩子真混蛋，
你不吃奶来咬娘！”
王大嫂说着来了气，
叭叭打了两巴掌，
打孩子没听孩子叫，
倒把手硌的本涨涨，
低下头来仔细看，

（我的媽呀！）

原来是抱个冬瓜二尺长！
王大嫂脑袋嗡的一声响，
大汗珠紧冒脸色黄：
“孩子舅啊快把灯笼点，
冬瓜地去找你外甥小儿郎。”
他二人撒腿就往外跑，
一口气跑到了瓜地上，
找了半天没找见，
急的大嫂两眼泪汪汪，
“啊？什么东西来絆脚？
哟，枕头怎么摔漏了瓢！
都怪我抱孩子太大意，
连孩子带枕头抱出了房，
孩子为什么找不到？……”

（哎呀，可了不得喽！）

孩子八成喂了狼！”
王大嫂急的直打滚，
放声大哭开了腔：
“儿啊儿啊死的苦，
这事全怪你的娘，
只因为心急把你娃娃看，
倒叫我儿遭灾殃！”
王大嫂哭的如酒醉，
兄弟过来拉衣裳：

“得啦姐姐別哭啦，
黑天半夜看着涼，
你哭死也是不頂用，
孩子反正也喂了狼。”

王大嫂抱起枕头往家走，
一哭哭到家門上，
无精打采把屋門進，
一屁股坐在了炕沿幫，
越想心里越难过，
趴炕上就要哭一場，
只听身底下一声叫，

（哎哟，我的天神哪！）
原来是孩子在家睡的香！
王大嫂又惊又是喜，
一个勁啃孩子的小腮幫。
同志們可別光是笑，
遇急事千萬不能太慌張。

（根据“慌張的女人”小故事改編）

大 方 人

（書 帽）

章 明

說一个同志真希奇，

他又是大方又小气。

說大方大把的票子不算啥，

說小气一个錢头都舍不的。

三年前他买了一双皮鞋真满意，

穿到今天还是新的。

鞋油一天要打三遍，

皮鞋总是擦得蹭亮的。

阴天出門他怕下雨，

怕的是蹭亮的皮鞋沾了泥。

大晴天穿上皮鞋往外走，

抬腿迈步都仔細。

怕的是一不小心碰在石头上，

碰坏了他那双又黑、又尖、又亮、又方的皮鞋可
了不的。

(白) 下边有位同志說了，这位同志还真节约
啊！

别忙，您接着再听下边的！

再說他騎的那輛自行車，

今年春天还是新的，

上坡下岭他不管，

坑坑洼洼他使劲騎。

到如今一副架子吱吱嘎嘎响，

两个輪胎老撒气。

人家劝他去修理，

“修什么？一輛車子有啥了不起！”

(白) 真大方啊!

有一天他穿上皮鞋把車上，
吱吱嘎嘎蹬的急。
猛然間只見一條小沟把路擋，
沟里有水又有泥。
有心下車推着走，
濕了我的皮鞋可了不的。
罢，罢，罢，牙关一咬心一狠，
弯腰綑腿，“日”地一下子冲过去，
只听叭噠一声响，
把他摔了个嘴啃泥。
連忙爬起仔細看：
把自行車摔了一个碎碎的。

(白) 架子散啦！没关系！

他倒說：“摔坏車子是沒法的事，
只要皮鞋好好的！”
抱起右腿仔細看，
不由他眉开眼笑心欢喜：
“謝謝天來謝謝地！
我的皮鞋沒有怎的。”
抱起左腿再一看，
这下子他可着了急：
“我的天呀我的地，
皮鞋头上碰掉一块皮！”
汗珠子滴滴噠噠往下掉，

心里象扎上針似的！
同志們听了別納悶，
說穿了可就不希奇：
自行車是公家的，
皮鞋可是自己的。

大 搬 家

(書 帽)

王 允 平

曠野荒郊行人稀，
往前看，东山上来了一个老狐狸，
只見它撒开脚丫子跑得快，
还不住地回头扭脖子。
它心里恨透了勘探队，
做出事来不客气：
你勘探不在炕头上，
来到了荒山野地干啥哩！
来到山上我不恼，
你不該成天到晚楔樞子，
楔到別处不要紧，
你不該楔到我那七八年的老窩里，
鬧得我山上有家住不了，
下山有道走不的。

一沒仇，二沒恨，
你把我攆到哪里去？
老狐狸嘟嘟囔囔正生气，
急中生智有主意：
倒不如搬到西山去，
說走就走別歇息。
老狐狸正往西山跑，
“嘯唧！”
“这是誰呀？正把我撞了个大酸鼻！”
連气帶恼睜眼看，
“嚯！原来是西山的小兔子。
狐狸正熬沒好气：
“无崽子，什么事跑得这么急？
你怎么走道不长眼，
莫非說你眼睛长在肚子里！”
小兔子站定脚跟直掉泪：
“狐狸大娘別着急，
您不知道，西山上来了上千人，
漫山鉄路修得齐，
火車来回嚶嚶叫，
山前山后淨机器，
机器轟隆隆地震山谷，
他們要打井来挖煤。
兔子我生来胆子小，
吓得我不分南北与东西，

大娘您发发慈悲把我救，
您瞧我孤苦伶仃多委屈。”
狐狸听说好倒霉，
看光景西山去不的，
“小无崽子别号丧啦，
大娘比你还着急。
咱快往南山看看去，
搬到那边许不离。”
它们扭过头来往南走，
忽听得：“扑楞！”
南山上飞来一只大山鸡；
狐狸一见忙陪笑：
“哟！这不是山鸡——孩子它大姨。
一晃儿几年没见面啦，
你閤家大小都壮实？
我在东山住不了啦，
想搬到你们南山来借居，
吃的住的还得靠着您，
咱可是多少年的老亲戚。”
山鸡闻听一咧嘴：
“这些个闲话先别提，
南山上新近来了工程队，
来到山上不老实，
在山中修了个大水库，
方圆足够八十里，

深淺也有百十丈，
在兩邊又修溝來又修渠。
從前南山還是山，
現在成了蓄水池，
吓得我成天不敢往下落，
餓得我肚子剩了一層皮，
再等一時不逃走，
怕只怕我山鷄變成水鴨子！
狐狸一聽不是路，
趕緊低頭打主意，
南山西山都不行，
快往北山別遲疑。
它們剛要迈步還沒抬腿，
打正北晃晃悠悠來了個大個子，
原來是北山住的老狗熊，
一行走嘴里直吐白沫子，
哼啊唉的直嘆氣，
自言自語瞎叨唧：
“北山上也不知哪來那些人，
一心開路把山劈，
他要開隧道、鐵道、汽車道，
要把北山變平地，
錘子鑽子不頂事，
還要放炮，打的興歡勢；
炮聲轟轟震天地。

炸的石头满山飞，
要不是我紧走慢走跑得快，
挺肥的身子化成泥！”
老狗熊说到伤心处，
咧着大嘴净哭啼。
那几个一听没处去啦，
一个一个把泪滴；
还是狐狸心眼快，
对着大家把话提：
“叫我看，现在开展大建设，
漫山遍野插红旗，
全国出动勘探队，
要开采金银铜铁钨钼锡。
铁路公路织成网，
穿山越岭到边区，
开发水道建水库，
水利建设更积极。
再往后，一寸土地都有用，
哪个山上咱也住不的，
倒不如，咱们都奔动物园，
那里头得吃得喝得休息。”
那几个一听高了兴：
“你这个意见怎不早提！”
它们商量量排好了队，
动物园里去聚齐。

三人合伙

(新繞口令)

王 尊 三

老張老李和老劉，
住在一個村里頭，
做活兒誰都是好手，
只是有點兒死根頭。
老張喂着一條牛，
老李喂着驢一頭，
就是老劉沒牲口，
他可有張耩地耩。
老張說：“我有我這一條牛，
耕地拉耩不發愁。”
老李說：“我有我這驢一頭，
推碾子拉磨氣死牛。”
老劉說：“耩地誰也得用耩，
不一定非用驢和牛。”
忽然五月落透雨，
三人倒一齊發了愁：
老張有牛沒有耩，
老劉有耩沒有牛，
老李沒牛也沒耩，

拉着个小驴打轉悠。
老張想借老刘的樓，
老刘想借老張的牛，
老李少牛又缺樓，
又想借樓又想借牛。
老張不借給老刘牛，
老刘也不借給老張樓，
老李說話儿爱瞪眼，
借不到樓也借不到牛；
借着借着有了气，
誰也要开死根头。
老張不借老刘的樓，
老刘也不借老張的牛，
老李是个青头楞，
不借牛也不借樓。
老張可沒有下上种，
老刘也沒有开了樓，
老李更是沒办法，
翻弄着土儿罵日头。

(白)他媽的，日头这么毒，待的沒有两天
半，把地就快晒干了！

下不上种，开不了樓，罵日头！
三个人这才回了头，
誰也算清这笔賬，
再也不当死根头。

他們商商量量合了伙，
有了人，有了駱，有了牛來也有了樓，
牛耕地，駱拉樓，
輪流換班翻地頭。
三個人越干越有勁，
也不分誰的人、誰的駱、誰的牛來誰的樓，
人駱牛樓成一手，
從此誰也不发愁！

王 家 坡

（小 調）

趙 樹 理

——用“哭長城”或其他類似的小調均可唱
後面一座山來前面一條河，
正中間有個王家坡，
姑娘們到了婆家常挨打，
男人們個個打老婆。

山叫黑虎山來河叫玉女河，
王家坡自古有個傳說：
說“黑虎要吃小玉女，
就該婦女受折磨”。